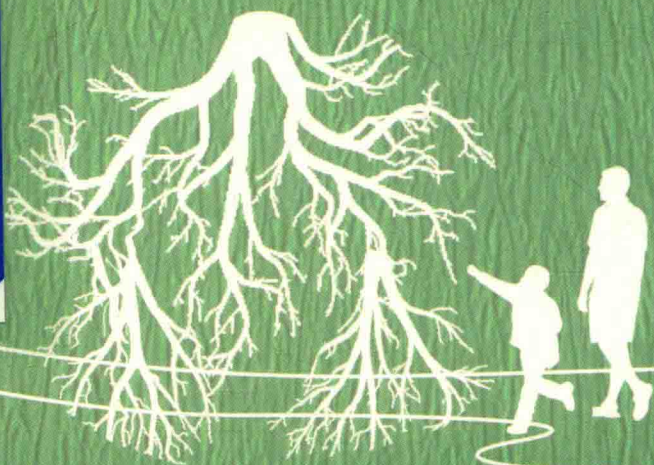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倒长的树

张玉兰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张外借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倒长的树

张玉兰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倒长的树/张玉兰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5768-0

I. ①倒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15531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768-0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103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陪着母亲坐火车	/001
格桑梅朵	/003
贵妃醉酒	/006
播种阳光的老人	/009
书痴	/012
倒长的树	/015
乡间别墅	/018
在那遥远的小山村	/020
花开富贵	/023
守井的女人	/026
土茶飘香	/028
那时花开	/031
树上有朵花	/034
戒尺	/036
大嫂的借条	/039
狗情人	/042
奶奶的爱情	/044
最后一只鸭	/047
高处不胜寒	/050
梨花深处的炊烟	/053
我在金山湖等你	/056
活得像个人	/058



五分钟的幸福	/060
古镇旧事	/062
又见梨花开	/064
滴水观音	/067
星星的邻居	/070
盲人画师	/072
我爱过	/075
做仓央嘉措的小情人	/078
扶桑泪	/080
七夕之夜	/083
母亲的心	/086
拯救	/089
陨落	/092
小武	/094
寻找爸爸的鱼儿	/097
坚守	/100
生命的缺口	/102
乡村守望者	/105
白云深处	/108
浪漫在远方	/111
风信子之舞	/114
一个人的古镇	/117

归宿 /119

幸福的紫水晶 /122

不灭的酥油灯 /125

糊涂的母爱 /128

手机里的秘密 /131

飞翔的鸭子 /133

盗猎者 /134

无花果 /137

跳跃的村庄 /140

停电一小时 /143

阴影背后是阳光 /145

山杠爷 /148

心中的盛宴 /150

树上的眼睛 /153

为了母亲的微笑 /156

鱼玄机 /159

秋阳 /161

义举 /164

城里有妖怪 /166

二憨的爱情 /169

断翅的天鹅 /172

守不住的荣耀 /174

再救你一次 /177

永远的康乃馨 /180

古镇雨纷飞 /183

雪的下面是春天 /185

继父 /188

雪山魂 /190

冬日暖阳 /193

盗亦有道 /195

慰问 /198

千年胡杨 /200

二叔的故事 /203

闲人柳大山 /206

老魏的梦 /208

蜕变 /211

老林和他的修鞋摊 /213

田野上的梦 /216



陪着母亲坐火车

陆总的母亲想回乡下老家过年，他让秘书去买两张飞机票，可母亲却说这辈子从没坐过火车，想坐一次火车。

正逢春运，秘书费了好大的劲，才买来两张硬座票。陆总担心母亲的身体吃不消，劝母亲还是乘飞机回去，可母亲执意要陆总陪她一起坐火车。一向孝顺的陆总只得依了母亲。

陆总扶着母亲来到火车站，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，让他有些茫然，他不知道该往哪边走。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一个中年男子操着家乡话，一边喊让开，让开！一边使劲儿地往前挤。

母亲对陆总笑着说，跟上他，错不了，一听那口音，就知道是咱家乡人。

娘俩跟着中年男人很快找到了要乘坐的那趟火车，很巧的是，那人正好坐在他们的对面。

车厢里闹哄哄的，充斥着各种难闻的味道。陆总觉得憋闷，站起来想去透透气，可过道里站满了人，挪个步都很困难，更别说要挤出去了。

中年男子看出陆总的不适，就说，兄弟，没坐过火车吧，要是感觉不舒服，就多看看窗外的风景吧。

陆总点点头，只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窗外。他一边欣赏着窗外的风景，一边听母亲和那个中年男子拉家常。从他们的交谈中，陆总知道那个中年男子也是回家过年的，为了省路费，妻子没



回去,就自己一个人回家看看父母。

母亲说,是该回去看看,一年到头,家里的老人就盼着过年的时候,能见一见自己的孩子。

谁说不是呢?我们出去打工挣钱,为的也是让父母孩子生活得好一些,可是……男人的话还没说完,一阵卖盒饭的叫卖声由远而近。

陆总买了两份盒饭,他问中年男人,你要不要来一份?

男人摇摇头说,不了,我不饿!

吃过饭,天也渐渐地暗下来了,陆总有了些困意,靠在母亲的肩头沉沉地睡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他听到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,蒙眬中,他看到一只手伸进了母亲放在桌上的零食口袋。

他正想制止,佯装睡觉的母亲轻轻地碰了他一下,示意他别出声,他知道了母亲的用意,也就微闭了双眼。

那个男人似乎饿急了,又怕惊醒了他们,悄悄地拿起面包,将头埋在桌下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男人很快吃完面包,抬起头,看所有的人都在睡觉,并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,也就安心地闭上了眼睛。

一大早,陆总就听到那个中年男人对母亲说,大婶,对不起,昨晚实在太饿了,我偷吃了你的面包!

母亲说,吃就吃了吧,看你一天一夜都没吃东西,肯定饿坏了,出门在外不容易,可别亏了自己啊。

男人长叹一声,说,大婶,我也不瞞你。这次回家,连路费都是借的,也没多余的钱买吃的了。辛辛苦苦干了一年,临到放假,老板却没了踪影,一分钱都没拿到。俗话说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,要是过年都不回去,家中父母又得担心一年了,作为子女那就太不孝了,所以再没钱也得赶回去。



男人的话引来车厢里很多人的共鸣,大家纷纷谴责那些无良的老板,都说回一趟家,这么辛苦是为了什么?还不是回家尽尽孝,看看自己的爹娘啊!

列车快到站了,那个中年男人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他接起电话说,爸妈,我快下车了,你们放心吧,我一路好得很,有吃有喝的。我买的是卧铺票,休息得好,累不着,你们别担心……

男人的话令陆总的双眼涩涩的,下车的时候,他掏出500元钱递给中年男人,说,大哥,拿去给父母买点东西吧。

男人一再推辞不要,陆总的母亲说,拿着吧,你这样空着手回去,会让父母担心的。你不想让他们知道你过得不好吧。

男人千恩万谢地拿着钱走了。陆总掏出手机给公司打电话,他说,你们赶快把拖欠那些工人的工钱全部结清了吧。另外要回家过年的,再给500元红包,让他们拿回家孝敬父母。

母亲在一旁听着儿子的电话,欣慰地笑了。她知道,这趟火车没有白坐,自己的良苦用心,终于让儿子找回了诚信和良知。

格桑梅朵

来到川藏线上这个道班的时候,正是一个凛冽的冬天,风像长了牙齿,龇牙咧嘴地向我扑来。连绵的雪山矗立在眼前,一眼望去,一片纯白。

父亲在这条线上修了一辈子路,最后不得不带着一身的高原病回到家乡。临走时,也不忘将我作为他的接班人。那时,我刚

从卫校毕业,本有大好的前途。可军人出身的父亲,却板着一张脸,无比严肃认真地告诉我,你必须得去,那儿需要你这样懂医的人。

我知道有这样的父亲,一切辩解都是徒劳的。在母亲的哭哭啼啼中,我没有掉一滴泪,把对父亲的怨恨装进行李,毅然走进了这个雪山脚下的道班。

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荒凉,每年春夏时节,被大雪封了一个冬天的公路就格外地热闹。纤细娇艳的格桑花蓬蓬勃勃地一路开到雪山之巅;连绵不断的进藏汽车排起长龙,在蜿蜒而上的盘山公路上蠕动;骑行爱好者们一路欢歌,摇着清脆的铃铛,从我们面前疾驰而过;还有那些藏族老乡赶着自家的牛羊,从从容容地跨过公路,辗转到别的草场……

公路上最热闹的时候,也是我们这些道班工人最繁忙的时候。这段 28 公里长的川藏线是属于我们道班管辖的,为了保证这条路畅通,李大姐他们天不见亮就得起来去清理路面,然后再回来吃早饭。

通常这个时候,我都还在睡懒觉,她们知道我憋屈,也不叫我,由着我的性子来。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属于这里的,迟早有一天我会离开这里,因此我也放任着自己,我要让我的父亲知道,是他毁了我的一生。

直到有一天,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,接着是李大姐的呼喊,幺妹儿,快起来,要出人命了。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,只见几个藏族老乡抬进来一个老阿妈,她呼吸急促,脸色乌青。我被这慌乱的场面吓住了,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老阿妈的呻吟瞬间战胜了我的犹豫,我从床下拿出急救箱,给老阿妈吸上氧,打针、拿药、倒水,喂药,一连串的动作再自然不过了。



不一会儿，老阿妈终于缓过气来，她“扑通”一声跪在我的面前，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，吓得我直往李大姐的身后躲。

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，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道班的屋顶上看远处盛开的格桑花，一个部队的车队从道班门口浩浩荡荡驶过。这时，一辆军车靠边停了下来，从车上跳下一个年轻的士兵，对正在修路的李大姐他们比画着什么。

忽然李大姐抬起头，朝我大喊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从房顶上跳下来问：“喊我干什么？”

那个士兵递给我一个栽有格桑花的罐头盒说：“谢谢你救了我阿妈，这是生长在五千米雪山上的格桑梅朵，送给你。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就跑掉了。

我只知道这花叫格桑花，却不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格桑梅朵，好有诗意的名字。我把那株格桑花放在窗台上，问李大姐：“格桑梅朵是什么意思？”

李大姐说：“格桑是幸福的意思，梅朵是花的意思，你那株花在藏族人眼里就是吉祥幸福的花。”

以后的日子，那个藏族士兵每次进藏都要为我带回一个栽有格桑梅朵的罐头盒。渐渐地，娇艳的格桑花开满了我的窗台，在花香里，所有的烦恼抑郁全都逃遁而去。

终有一天，为我送格桑梅朵的不再是那个满脸高原红的藏族小兵，而是他的战友。我问他的战友，那个小兵哪儿去了？战友先是支支吾吾，最后才说，他牺牲了。

战友红了双眼，哽咽道：“就是这次进藏，突遇暴风雪，道路塌方，嘎旺他们的车翻下了悬崖……”

我不知道那个战友是何时离开的，我的头脑中一片空白。

李大姐安慰我说：“别伤心，在这几千里的川藏线上这样的



事已是家常便饭,你爸爸曾说过,我们守路的人一定要守好这条路,才能让行路的人更加安全,让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美满。”

整整齐齐摆在窗台上的格桑梅朵,在暖暖的阳光,绽放着。似乎在告诉我,父亲和这些道班工人是在用生命浇灌着更多人的格桑梅朵。

贵妃醉酒

如果没有那一场演出,这本该是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。

女人是县剧团的演员,因一曲“贵妃醉酒”,大家送她一个“贵妃”的雅号。这些年,因为剧团不景气,演出任务少,女人已经很久没有登台了。

那一天,女人接到了剧团的演出任务,这让视舞台如生命的她欣喜若狂。为了能唱好这出戏,女人在家里整整排练了一个下午。

男人回来的时候,女人已经化好了妆,换上了戏服,正等着他。男人见女人已经打扮好了,就打趣地说:“这贵妃也太心急了嘛,离演出还有两个钟头呢!”女人不依,让男人现在就送她去剧院。

男人将女人送到剧院门口,对她说:“你自己进去吧,我先去接孩子,晚点来接你。”

那一晚,女人的一曲“贵妃醉酒”,赢得观众热力追捧,一次次地谢幕,又一次次地返场演出,观众还是意犹未尽。

已是深夜,演出不得不结束。女人来不及换下戏服,就匆匆地走出剧院,一出来,她就看见男人在马路对面向她招手。女人很想尽快与男人分享今晚演出成功的喜悦,于是,她迫不及待地向男人飞奔过去。同时,一辆黑色越野车也向女人飞奔而来。

男人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呆了,除了一团五彩的戏服在他的眼前晃动,头脑中竟是一片空白。

女人走后,男人就喜欢上了喝酒。每次喝醉了,男人就会咿咿呀呀地唱“贵妃醉酒”,然后,拿了车钥匙,摇摇晃晃地去开车。

10岁的女儿拦住他哭喊:“爸爸,你喝醉了,不能开车!”

男人打着酒嗝说:“乖!我去接你的妈妈回家!”

女孩哭了:“爸爸,你醒醒吧!妈妈死了,妈妈已经不在。”

男人瞬间变了脸,吼道:“别胡说!你妈妈今晚有演出,她让我去接她。”

男人开了车,风驰电掣般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女孩看着车尾升腾的烟雾,在昏黄的路灯下,渐渐地飘散,她感到很害怕,但她对爸爸酒后失去理智的行为无能为力。

女孩阻止不了爸爸醉酒开车,但她知道爸爸去了哪里。每次,女孩都会空荡荡的剧院门口,找到不省人事的爸爸。女孩弄不动爸爸,但她怕爸爸夜里着凉,只得央求守门的人同她一起将爸爸弄到车里,然后陪着爸爸,直到迎来清晨的第一缕曙光。

醒来的男人早已记不起昨晚发生的一切,他问女孩:“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?”

女孩则说:“昨晚你带我来看戏,但我们都太累了,所以就在车里睡着了。”显然男人不相信女孩说的话,因为剧院已经很久没有演出过了,但他又实在想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

回到家里,女孩藏了爸爸的酒瓶,可是过不了几天,爸爸又会



从外面带一些酒回来，一个人喝闷酒。

这天晚上，男人又喝醉了。喝醉了酒的男人开着车冲出了小区的大门，疾驰在空旷的大街上。夜风微凉，男人的意识有些模糊，但他握着方向盘，两眼直直地盯着前方，昏黄的街灯连同一排排的樟树飞快地向后移动。

忽然，男人一个激灵，本能地踩住了刹车。在他的前方，一个身着戏服的女人正在向他招手。男人以为是酒后出现的幻觉，使劲地揉揉眼，定睛细看，确实是一个人，而且穿的戏装都跟妻子那身“贵妃醉酒”的衣服一模一样。那人还在一边比画一边唱，举手投足间，像极了死去的妻子。

经过刚才的那一吓，男人彻底地清醒了，他使劲地闭了闭眼睛，再细看，原来前面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女儿。女儿长得太像她妈妈了，再加上这一身戏服，简直就像是同一个人。

男人为自己刚才的醉酒驾车感到阵阵后怕。他打开车门，向女儿跑去，一把将女儿紧紧地搂在怀中，一个劲地说：“多危险啊，这多危险啊！”

女孩仰起头，说：“爸爸，我也是你的贵妃，我也会唱‘贵妃醉酒’，妈妈走了还有我呢！”

男人更紧地搂着女儿，一行清泪，无声地滴落在女儿冰冷的戏服上。



播种阳光的老人

奶奶去世后，爷爷一个人住在乡下，照管着荒凉破落的老屋。父亲每月按时往爷爷的存折上打赡养费，这边存，那边取，两相无事。直到有一天，爷爷突然出现在我家，父亲才猛然惊觉，爷俩已经整整两年没见过面了。

那天早上，爷爷一身雪白地站在门口，母亲睡眼惺忪地打开门，惊叫：爹呀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戏啊！

母亲说的是爷爷那身白色套衫，白大绸料子，轻轻一动，飘飘欲仙。猛一团白，着实把母亲吓了一跳。在母亲的眼里，爷爷一直就是个邋里邋遢的乡下老头，如今穿得这样另类，衣袂飘飘地出现在母亲面前，难怪她要大惊小怪。

爷爷甩了甩宽大的衣袖，说，这是你刘姨给做的，一块早年的布料，你姨说丢了怪可惜，就给我做了这身衣裤。

父亲将额头拧成几道沟壑，也想不起是哪个刘姨会给老爷子做衣裤。

母亲看了看父亲，就问爷爷，爹，刘姨是哪个啊？

爷爷愣了一下，忙岔开话题，说自己闲来无事，进城看看！

母亲不相信爷爷只是来看看的，一大早从乡下倒了几趟车跑省城来，一定还有什么事！

果然，爷爷的屁股还没坐热，就不停地抱怨现在的物价高得离谱，一天一个样，一百块钱做不了什么，现在只有自己保养好，

医院是进不起了。言下之意就是父亲给的那点生活费已经不够日常开支,得加点!

最终达成一致协议,每月的赡养费增加一百。母亲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,一个人的钱两个人用,当然是不够的啦,爹呀,养你是天经地义的事,养别人我就不乐意了哈。婆婆都还没享过我的福呢!

父亲瞪了母亲一眼,让她少开腔。

爷爷在我家小住了几日,就执意要走,临走时,还偷偷地向父亲要了几百块钱,说是有急用。

爷爷走后,母亲就不干了,责怪父亲不该任由爷爷在乡下胡来,现在给你找个继母回来,赡养费不够了,问你要。以后的生老病死,你不得两个都管啊!咱家也是靠工资吃饭,哪有多余的钱再养一个老人啊!

父亲说,你别不知足,不就一百块钱吗?咱们忙,没时间照看他,现在有人帮着照顾,你还有怨言啊?你没见爹这次来精神面貌和以前大不一样了。他愿意把一个人的钱拿来两个人花,那是他的事!

爷爷走后,一直没再来过我家。偶尔他会打电话问父亲知不知道,现在国家立法了,说子女必须定期回家看望老人。他还劝父亲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,回来一趟花钱不说,还要影响工作。这样的电话多打几次,父亲也猜到了爷爷的心思,就想等我放暑假后,带着全家抽空回去一趟。

还没等到放暑假,就传来了爷爷病重的消息。我们一家风尘仆仆地赶回老家,老家的院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,院墙上写着“空巢老人之家”几个大字,一看就知道出自爷爷之手,他曾自诩过自己的毛笔字是全村第一。院子里坐满了老人,打牌的打牌,